



海诚

# 四十余年前随手一笔 让百万学生多了个知识点

作家海诚揭秘,为什么初一语文教材中的法国作家都德,像东方人一样“捋”胡子

□海诚



《福楼拜家的星期天》,法国大作家莫泊桑的作品,自2000年入选初中语文,沿用多年,深受师生欢迎。中文译者李翰华,笔名亚丁,是我的老朋友。他翻译此文时初出茅庐,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校对员。

这篇译文是怎么问世的?我四十余年前的随手一笔,为什么让百万初一学生多学了一个知识点?下面我就来讲讲这个小故事。

102 阅读·第三單元

的语句。

过了一会儿,都德也来了。他一来就谈起巴黎的事情,讲述着这个贪图享受、寻欢作乐并十分活跃和愉快的巴黎。他只用几句话,就勾画出某人滑稽的轮廓。他用他那独特的、具有南方风味和吸引人的讽刺口吻谈论着一切事物和一切人……

他的头很小却很漂亮,乌木色的浓密卷发从头上一直披到肩上,与卷曲的胡须连成一片;他习惯用手捋着自己的胡子尖。他的眼睛像切开的长缝,眯缝着,却从中射出一道墨一样的黑光。也许是由于过度近视,他的眼光有时很模糊;讲话的调子有些像唱歌。他举止活跃,手势生动,具有一切南方人的特征。

接着来的是左拉。他爬了六层楼的楼梯累得呼呼直喘。一进来就歪在一把沙发上,并开始用眼光从大家的脸上寻找谈话的气氛和观察每个人的精神状态。他很少讲话,总是歪坐着,压着一条腿,用手抓着自己的脚踝,很细心地听大家讲。当一种文学热潮或一种艺术的陶醉使谈话者激动了起来,并把他们卷入一些富于想像的人所喜爱的却又又是极端荒谬、忘乎所以的学说中时,他就变得忧虑起来,晃动一下大腿,不时发出几声:“可是……可是……”然而总是被别人的大笑声所淹没。过了一会儿,当福楼拜

①(捋)念 luō。 ②(左拉(1840—1902))法国小说家,代表作有《小酒馆》等。

## 1 偶然和亚丁做邻居 被“求教”时顺手改了他的手稿

1980年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修改长篇处女作《小楼昨夜》,住在办公大楼后的一幢三层小楼上。一层是车库,二层人住来自全国各地的改稿作家,三层为员工宿舍。

湖南作家古华当时也是二楼居民。他是个矮胖子,见人笑眯眯的,异常低调,当时正修改发表后获茅盾文学奖、改电影得金鸡奖的小说《芙蓉镇》。

三楼员工宿舍,住着一位几年后在法国以小说《高粱红了》一举成名、获法兰西骑士勋章的亚丁。当时他刚从北大西语系毕业,分配到出版社上班。因同住一幢小楼,我跟亚丁很快熟悉,并成为朋友,有时会去他三楼宿舍串门。他宿舍里有一些法文画

报,封面是妙龄金发女郎或埃菲尔铁塔。估计这位北大高材生不满足于干校对这种初级的活儿,有时会用法语激烈地发一番牢骚,而后又用羡慕的口吻惊叹:“嗨,作家!”

一天下午,亚丁带着他翻译的莫泊桑的短文《福楼拜家的星期天》,来二楼找我“求教”。作品提及福楼拜家是个小文化交流中心,每到周末高朋满座,屠格涅夫、都德、左拉等著名作家都来做客。译文通畅,人物生动,但个别文句不够简洁。我当时摸过笔,信手做了编辑。其中一个细节,写都德习惯性地用手捻着自己的胡子尖。我想当然地就把“捻”字改成“捋”。还有两句译文过于欧化,实在难改,干脆一笔划掉,用省略号代替。

## 2 帮亚丁投稿发表 多年后入选了中学语文教材

坦率说,我对法文一窍不通。问题是亚丁当时极谦虚,对我的信笔修改,无条件接受。改好后,亚丁问是否可以帮他推荐个刊物发表。我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把译文装信封,写上《济南文艺》我朋友的姓名地址,贴上8分钱邮票,出了出版社大门,随手投入绿化带上的邮筒里了。

谁都没想到,这篇短短的译文,次年春季顺利发表,后来会被教育部选入中学语文教材。多年后一个偶然机会,我从儿子的初中课本上发现了它。“捋”字还被注音,成为一个学习的知识点。

时过境迁,我已失去了与亚丁的联系方式,只好在《大众日报》上写了篇《亚丁与〈福楼拜家的星期天〉》,回忆那段美好的青春岁月,对当年乱改译文的“莽撞”做法

致歉。

故事仍在继续。事后据亚丁回忆,他是几年后在巴黎自己创办的学校里,从某个喜欢上互联网的学生那儿,获知我写的那篇《亚丁与〈福楼拜家的星期天〉》,读后感慨良多。他也是个重感情的人,且当时身居“法中交流促进会”会长之位,经常北京巴黎两边跑,立即决定找我。大约2010年端午节前,我意外地接到失联多年的亚丁从北京打来的电话,约我见面。

我应邀赴京,亚丁派司机去火车站接我,到他位于京郊的别墅过夜。当晚,在别墅庭院里,对着空山新月,我和亚丁喝着价值不菲的波尔多红酒,畅谈往事。我自然提起乱改《福楼拜家的星期天》译文之事,表达歉意,并请他务必尽快通知相关部门,予以纠错。亚丁满口答应给人民教育出版社写信,请其更正。而后举杯,感谢当年我对他作品发表的帮助。他兴奋地说,“虽然我的小说在法国多次获奖,但我更看重这篇小译文入选中国的中学语文教材。收益虽然不多,但对旅居法国的我,是个长久的荣誉!”

我深以为然,与他碰杯。

## 3 亚丁拒不修改 “书是给中国人读的”

时光如梭,很快又是十几年过去。一天,我突然发现,课文《福楼拜家的星期天》中,以《最后一课》闻名于世的著名作家都德,仍在福楼拜家里“捋”胡子,而不是“捻”胡子!

我即刻打通亚丁手机,迫不及待发问,你不是早就写信了吗?出版社为什么至今未改?亚丁沉吟片刻承认,他并没有通知人民教育出版社修改,是“故意”保留原貌的。我问原因,他说,东方人习惯捋胡子,西方人喜欢捻胡子,这显示出一种文化差异,书是给中国人读的。捋还是捻,可能会成为译文史上

一个有趣的小典故。而后又深沉道:“同时,我还想保留那个年代的痕迹,那段永远失去的青春岁月的痕迹,包括美好和不足……”

听到他发自内心的诚挚表白,我默默地放下手机……

在最新的初一(下)语文教材中,这篇文章没有再出现。但这个故事、这句话会一直埋藏在我心里。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作品《新西游记》获第三届“人民文学奖”)

重庆晨报  
副刊征稿启事

重庆晨报2023年全新改版,推出文史副刊,内容以重庆本土为主,刊载历史人物、今古故事、史料秘闻、考古发现、神话传说、市井谈资等人文地理纪实类稿件,欢迎赐稿。来稿时请注明通讯地址、真实姓名、作者单位、手机号码、身份证号、银行卡号、提供银行卡开户行、银行联行号等。

文史类投稿邮箱: cqcb2023@sina.com

故事类投稿邮箱: cqcbgsh@126.com